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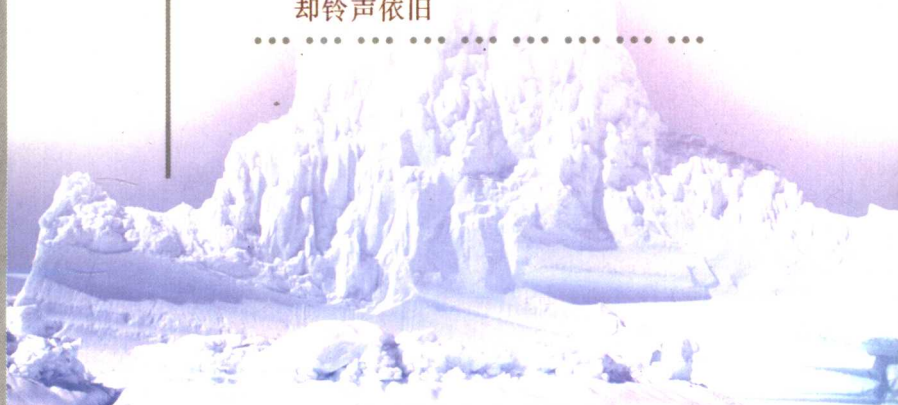


永远的回声

YONGYUANDEHUIISHENG

我奋斗，所以我快乐

.....
风铃响了
青春的梦也奏响了前进的号角
正如那屋檐下的风铃
颜色褪尽
却铃声依旧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永远的回声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 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父亲雪峰	冯夏熊 1
陪父亲喝酒	叶至善 7
郴江幸自绕郴江	叶兆言 10
江上春归	袁 鹰 34
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	季羨林 46
编辑家巴金	阎 纲 49
摇曳秋风忆念长	孙晓玲 58
一生知己	周 明 71
记冯定	王元化 77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吴学昭 82
永远的田声	吴 霜 89
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 95
虔诚与朴素	何满子 104
难忘的韦君宜	王笠耘 109
在鲁院那边(节选)	徐 坤 120
祭叶楠	从维熙 150
诗在你在	刘 粹 155
后话	蒋子丹 163
阳关三叠	程步涛 181

父亲雪峰

冯夏熊

我父亲是中国作协的第一任党组书记。他一直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中国作协,直至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把他打成右派为止。在这之前,他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左联负责人之中最主要的一个。

他出身自普通农民的家庭。他在得知李大钊被绞杀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头至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又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里历经九死一生。再后来又被自己的同志打成“右派”,还被认定是一个大叛徒,一直到他死后3年,才被恢复名誉,才被定论为是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父亲的经历,对他个人来说,是奇特的,但如果从他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角度来说,那却是一个典型。

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几乎是专门从事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与传播工作。这项工作起初是独自进行的,从1928年底开始,则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这是一项为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文学事业发展打基础的工作,我父亲做得最早、做得最多、做得最认真、做得最扎实,但也被埋没得最深。

1921年至1923年期间,我父亲所写的新诗使他获得了“湖畔诗人”的桂冠。湖畔诗得到了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等文学界前辈的赞许;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曾经向他推荐过雪峰的湖畔诗;1979年11月胡风说,雪峰是“二十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

我父亲1941年至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里所写的诗(结集为《真实之歌》,再版改名为《灵山歌》)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读到的人很少,不为诗歌界所悉。但据当时在重庆的邵荃麟说,1945年9、10月间,毛主席在会见雪峰的时候说:“好几年来还没有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乡风与市风》是雪峰的散文集。1994年钟敬文先生把它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之中予以再版。)

后来,著名诗人绿原在通读了他的诗后说:“雪峰一生的诗作就是这几本,作为高纬度地区的电离层的极光现象,其罕见的悲壮美已足以奠定他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

我父亲先后创作了大约二百则寓言,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算得上是第一人。他自己选编并由黄永玉配图的《雪峰寓言》,以好几种语言出版,非常精美,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我自己也在苏联的报刊上,在以色列的报刊上看到过他的寓言和关于他的介绍。胡风则说他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因为《红楼梦》评论问题受到批判为止,几乎在每一场有

关文学运动的重大论争中,他都发表了关键性的,或者说是定论性的文章,现在已经可以说,比较起来看,他的意见是最接近正确的。例如1928年创造社批判鲁迅时,他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不但指明了创造社同仁们的错误,而且还在革命文学运动内部第一次地从正面肯定、从而公开维护鲁迅,维护鲁迅的反封建的伟大功绩。在实际上终结了对鲁迅的攻击。李何林指出这“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

例如,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争论中所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第三种人”的问题》,不仅深刻地批判了胡秋原、苏汶所代表的理论上的错误,同时还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他的文章,在反右以后被认定是“认敌为友”,在后来反“左”时又被指摘为是在搞“左”。值得注意的倒是被批判对象的反应。苏汶说,雪峰“这样的一篇文章,无疑地要算是这一次迁延到一年之久的论争的最后的而同时是最宝贵的收获”。而胡秋原在1985年回内地访问时对宦乡说:“雪峰一直是我的朋友。”

例如,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所发表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事实上是对这一论争的总结。此文随即受到刘少奇(莫文华《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肯定。

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关于反对“写政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主张,他对老舍先生“写政策”倾向的批评,对刘白羽的作品《人民战士》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虽然当即受到误解和曲解,但是他所反对的主要倾向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雪峰自上世纪 20 年代末直到他在文坛上消失之日，一贯反对文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创作实践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他最早地(1946 年 1 月)指出，用政治标准第一或者艺术标准第一的方法来衡量评价艺术创作，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那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艺术创作引导到狭隘的道路上去。为此，他对艺术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标准，那就是统一的社会价值。

同样是在 1946 年 1 月，他写成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科学总结，而且明确地把民主与文艺这两个概念连结在了一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与普罗的，也就是大众的文艺相互结合。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看出他与毛主席后期所犯严重错误之间(包括在文艺问题上)的理论分歧来呢？

1975 年 10 月中旬，周扬亲口对我说：“是你父亲介绍我入了党，培养提拔了我。”在周扬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对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主动承担起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我父亲的最后一则寓言(我为它加了《锦鸡与麻雀》的名字)写在周扬去看望他、向他表示了歉意与友谊之后。

用丁玲的话说，我父亲不但提拔重用了周扬，同样提拔重用了胡风，最初地把他介绍给了鲁迅。对胡风，我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给予过严肃的批评，但始终不同意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与斗争。在重庆乔冠华他们批判胡风的时候，他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为总理所采纳。在香港再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依

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1955年上半年,据我亲眼所见,他拒绝了让他执笔来写揭批胡风的主旨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是由林默涵写的。他的保持沉默成了他的重大罪状;

同样可以说丁玲也受到了我父亲的提拔重用和培养。她说,我父亲是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最中肯因而也最令她难忘的批评者,也是她最后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深刻的批评者。也是我父亲派她去主编《北斗》并且把她引荐给了鲁迅,最终指派聂绀弩护送她去了延安。

我父亲对一系列重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过评论,其中包括巴金、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柳青、马加、赖少其、杜鹏程等等。他不但对他们的作品从艺术理论的高度,做出了深刻的、比较正确的评价,而且对作家本身给予了很大的爱护。

陈望道、朱自清、叶圣陶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他自始至终尊敬他们,他也始终受到了他们的爱护。

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默默地对周作人、沈从文夫妇等人予以尽可能的照顾。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周总理首肯,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也成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习惯做法。在左联决定开除郁达夫的时候,惟有鲁迅和我父亲表示坚决的反对。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父亲在自己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坚持收集、整理郁达夫的作品,亲自编了《郁达夫文集》及其生平年谱、著作目录。

他对一有过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如韩侍桁、姚蓬子、冯达等等,一直保持善意的对待。对他这种态度,周总理、董必武、冯乃超同志不但不反对反而要他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关系。 骆宾

基说,在重庆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和老舍先生、姚雪垠先生分别有过彻夜的长谈,非常严厉地批评过他们。但解放之后,就我亲眼所见,他却非常尊重他们,也非常关心他们。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4日

陪父亲喝酒

叶至善

三十年前,父亲将八十初度,写了首《老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把酒非谋醉,看书不厌忘。睡酣云夜短,步缓任街长。偶发园游兴,小休坐画廊。”

那些年,父亲每天午餐晚餐都喝酒,由我陪着,一喝就是个把钟头,有亲戚朋友来,就拉着一块儿喝。父亲喝张裕白兰地,我喝剑南春或五粮液。客人随意挑,不喝也可以。

“把酒非谋醉”,酒是喝不多的,为的摆龙门阵,闲聊。天上地下,国内海外,可聊的话题多的是:哥德巴赫猜想,猎犬号远航,直到那时的“内部电影”,以及报纸上常见的“形势越来越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当然也有谈论诗文的时候。

有一回,记不起从哪儿开的头,我说毛主席的两首《沁园春》,念起来实在带劲。父亲点头说:“不但意境开朗,调子也选得准。仄声韵的调子,跟两首的情调都不相配,用不着考虑。平声韵的像《水调歌头》,五字句多,‘又食武昌鱼’,‘极目楚天舒’,念起来顺溜,使人感到舒坦。就《沁园春》特别,几乎全用四字句,还排列得整整齐齐,别成一种情调。你背一首试试,就背毛主席的《雪》。”

父亲端起酒杯听我背，听到“顿失滔滔”，急忙呷了一小口，“你听听，”他说，“这一连串四字句，像不像一支接受检阅的队伍。‘北国风光’，像举着一面大旗在前头开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紧跟两位护旗的战士。接着的‘望长城内外’，可不是一般的五字句，头里的‘望’字像位司令员，带领着‘长城“大河’，各四个字两句，成双成对大踏步走来，合着进行曲的拍子。你先前念，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不曾注意，”我说，“我没想到跟别的调子作比较。只觉得这个‘望’字还得往下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又一对四字句，直到‘欲与天公试比高’才能收住。为了勾勒出雪晴之后‘红装素裹’的景色，竟调动了这样气派的一支队伍。”

父亲又呷了口酒，我知道为的奖励我。他说：“《沁园春》这样填法，毛主席似乎成了习惯。《雪》的下半阙，举例评说历代名王；用的领字是‘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连同成吉思汗，当然都包括在内。再看他早年的那首《长沙》，上半阙中的领字‘看’，下半阙中的领字‘恰’，处的位置，起的作用，不也是一个样吗？当然，没有开阔的意境，硬学是成不了器的。‘功夫在诗外’，意境来自对生活的体验，丝毫勉强不得。”

我也呷了口酒，问：“从前，譬如说宋代的那些大家，有没有这样填法的呢？”

“只好说不知道，”父亲说，“我念的太少，记性又不好。俞先生父亲的那本词选，在你的桌上吧。有空翻翻看。”

父亲指的是《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我第二天就翻了，《沁园春》总共才十来首。只刘克庄的一首，后半阙有些儿近似。“怅燕

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酒浇。”只能说形式上近似,这三句意思够明白了,也够完整了,用不着前头那个“怅”字来领。而且念完了那四句成双成对的四字句,还是多休止个半拍再往后念为好。不信。可以试试。

近几年在电视屏幕上,常看到关于重庆谈判的文献纪录片和历史故事片,几乎都有《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的一段情节。毛主席八月底到重庆,并非下雪的季节。查了人文版的《毛泽东诗词选》的注,才知道这首词作于1936年2月,正准备从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这就对了,词中写的,不就是长城黄河,眼前的景色吗?不就是乘胜开拓,当时的气概吗?好像提前九年半,预先为柳亚老“索句渝州”,做好了准备。

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柳亚老“索句”,已经十月初了。毛主席以《雪》相赠决非偶然,可以肯定,他喜欢自己的这首旧作,更因为这首《沁园春》所表达的感情,又一阵一阵,在胸中翻腾。柳亚老收到了哪肯秘而不宣呢?想来毛主席方回到延安;重庆就传抄开了,最早公开发表的是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真个是陪父亲喝酒的好谈资,可惜到明年二月十六,父亲去世已满十五年了。我是个彻底的神灭论者,决不会在父亲的遗像前供上一杯白兰地;可是写到这里,竟抱不住眼泪。

原载《文汇报》2003年2月7日

郴江幸自绕郴江

叶兆言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

对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文学，我始终有种隔膜。作为一名中文系大学生，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时间，江苏以及全国的文学精英都在眼前转悠，这些人是父亲的好朋友，在我没有成为作家之前，父辈的名作家见了不计其数。我常常听父辈煮酒论英雄，在微醺状态下指点文坛，许多话私下说着玩玩，上不了台盘。我记得方之生前就喜欢挑全国奖小说得主的刺，口无遮拦，还骂娘。最极端并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

享。

提起80年代初期文学,不提高晓声和汪曾祺这两位不行,他们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80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们全家三口,高晓声与前妻带着儿子,林斤澜夫妇,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镇,正好一桌。老友相会,其乐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的年龄最高,兴致也最高,一边吃一边喝彩,说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画螃蟹,众人的喝彩声中,越画越忘形。然后大家签名,推来推去挨个签,最后一个高晓声儿子,那时候,他还在上中学,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高低声对儿子说,写好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用手势比划应该多大,并告诉他具体签什么位置上。高晓声儿子还是紧张,而且毛笔也太难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缩了水,签的名比谁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号的斗笔,沾满墨,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

大家都很吃惊,好端端一幅画活生生糟蹋了,记得我母亲当时很生气,说老高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汪曾祺也有些扫兴,脸上毫无表情。事后,林斤澜夫妇百思不解,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可能是高晓声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按说在场的人,朋友一辈的年龄都比高晓声大,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小辈,高晓声实在没必要这么心高气傲,再说签名也可以裁去,何至于如此大煞风景。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五七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